



云演出走向何方

□倪自放

疫情期间,一些全新的互联网娱乐模式应运而生,云蹦迪、云喝酒之外,云演出也火了。

3月7日晚,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星梦剧院内,一场由演出团体SNH48带来全新剧目的演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是一场“云演出”:台上演员们在卖力地演出,台下原先可以容纳340余名观众的观众席却没有一名观众,只有几名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忙碌着。这场演出通过免费在线直播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和平台网站收看演出,同时观众发送的实时弹幕也会在演出现场的转播屏幕上滚动播出,台上的演员可以与在线观众进行互动。

“云演出”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指线上的演出,除了实时剧场演出,也有经典线上播出,甚至电影的网播。不仅存在于我国演艺市场,欧美演艺市场也在云演出。

经典线上播出越来越多。近期,国家大剧院联手央视网,将《阿依达》《费加罗的婚礼》《茶花女》《卡门》《托斯卡》《塞维利亚理发师》等放到网络上免费播放;北京人艺也将17年前以非典疫情为背景创作的话剧《北街南院》放到了官方平台上播出。一些网络平台也购买了正版版权播放资源,像音乐剧《猫》《西贡小姐》《悲惨世界》25周年纪念演唱会等,都可以在线观看。

以直播形式存在的线上实时演出受到欢迎。线上推出的“坐在家听世界”音乐会,首场就吸引了约2000人在线观看;线上播出的“宅草莓不是音乐节”更是创下了5天直播100万人次的成绩单;2月29日,“良乐”线上音乐会,将原本线下的演出项目搬到了网上,请到了包括坂本龙一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在线直播演出,反响强烈。

除了这些官方拍摄与放映,还有不少网友将大量的演出资料放到网络上供大家欣赏和分享,某新媒体公号推送了一期“每个戏剧人都应该看看:史上最伟大的100部戏剧(附全部视频资源)”的内容,里面包括了古今中外的100部戏剧影像资料。在广义的云演出概念里,这一形式显然非常应景。

3月13日,德国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在法兰克福黑森广播大厅举办了一场无观众入场的特别音乐会,并通过电视现场直播了这场音乐会。德国还有柏林国立歌剧院、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科隆居尔泽尼希管弦乐团均通过无观众进场“云演出”的方式,直播了自己原定时间内的演出活动。

本月中旬,英国著名歌手詹姆斯·布朗特原本应在汉堡易北爱乐厅举行的现场演出也改为网络直播。原本定于在德国演出的意大利摇滚歌手吉娜·纳尼尼因疫情困在意大利米兰的家中,最后干脆在家中直播演唱会。

在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则采取了录播方式。费城交响乐团取消了原定于当地时间3月12日、14日和15日举行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的演出。但在3月12日,费城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的带领下,在空无一人的威瑞森音乐厅完成了全部演出,还进行了全程录制。

更多的明星直播,或者微博上的互动,也可以归为“云演出”。疫情期间,众多中外明星艺人在网络上为粉丝读诗、教外语、教网友画画、居家演唱,成为演艺界近期一景。

如果说明星的直播不是带货推销的那种,而是纯粹与网友的交流,就不存在商业问题和版权问题,而其他形式的“云演出”,确实存在版权问题。

比如,经典剧场的演出,还是存在版权问题的,未取得版权的云演出,未来没有出路。取得授权的云演出,也多是一种普及或者品牌营销的需要,并不会成为长远发展方向。“保利云剧院”项目在推出之前,专门取得了版权方的授权,将一系列商业演出资料放到了网络上。第一期包括《北京人》《新原野》《海鸥》《明年此时》等多部央华文化出品的话剧,第二期包括法语音乐剧版音乐会《悲惨世界》、经典舞剧《大河之舞》《大河之舞2起舞狂澜》等,第三期内容也正在筹备之中。保利剧院负责人表示:“对于演出主办方来讲,我们上线的视频多为经典的、优质的绝版作品,既不会影响到目前正在巡演的剧目的售票,又能对演出主办方的品牌和口碑起到宣传作用。”换言之,如果没有商业回报,正在巡演的剧目不会进入云演出行列,这导致云演出不会成为常态。

一些实时直播的云演出,大多采取了免费观看的方式,这样的“云演出”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其实同电影《囡妈》之前的网播形式差不多,即直播平台买单,以营销形式播出。

据中国演出协会的数据,2020年1月到3月份取消或延期的演出场次超过2万场,占一季度演出场次的8成,造成直接票房损失24亿元。疫情防控之下,演出行业如何突破,云演出成为一种选择。云演出能走多远?业内观点并不乐观,阿里旗下灯塔实验室日前发布《回望峥嵘 企盼春天——2019年演出行业洞察报告》,在报告中,太合音乐集团厂牌战略总经理詹华表示,“我个人认为线下活动恢复后,不会像现在这样持续这么高频次的直播活动。作为内容方来说,也不可能一直是免费的模式持续下去,需要平台和内容一起开发商业变现、商业植入的可能性。”开心麻花营销中心总经理王亚欧表示,“真正的线上市场还没有出现。”

□刘雨涵

黄晓明在《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的表演,让一个新词诞生——“洗洁精演技”,与“油腻”彻底绝缘。其实最近两三年,黄晓明正在通过一部部作品打破越来越多人对他的刻板印象。如果说之前黄晓明身上的星光更多是因为外界的投射而显得璀璨,那么现在,自体发光的黄晓明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

《鬓边不是海棠红》的预告片一出,就有网友说,“既然剧里有黄晓明,那我就先告辞了”。几集之后,网友的观后感变成了,“是我当初太鲁莽了”。这与当初《琅琊榜2》风评的转向如出一辙。观众夸赞黄晓明把“二爷”程凤台演得入木三分,情、义、痴都十分到位。尤其是雪地中那段魂不守舍地说出肺腑之语片段,更是教科书级的表演。而且经过演技的洗眼之后,观众更加看到了黄晓明的颜值,随手一截剧照都是可以当壁纸的那种。

都说四十不惑,也许人生的进度条真的是有定数,黄晓明在四十岁之后,对角色的认知似乎突然开了窍。在此之前,黄晓明在“那魅狂霸”的霸道总裁角色类型里耽溺了太多,从2017年的《琅琊榜2》开始,黄晓明与观众见面的角色形象基本都变成了温良醇厚的类型。《琅琊榜2》中的“护弟狂魔”萧平章,为了保护弟弟而高喊“我长林男儿誓死不退”战死沙场,是仁义礼智信的国之栋梁。电影《无问西东》中深情内敛的陈鹏,在窗口一个低头的微笑,有着直抵人心的纯真;专心凿着送给爱人的木雕,有着无限深情的温暖;当爱人遭受批斗差点惨死,陈鹏那句“不管掉得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托着”的告白,让多少观众跟着他一起颤抖着哭泣。电影《烈火英雄》中的消防队中队长江立伟,没有耍酷扮帅,却让人在他布满烟灰污渍的脸上看到了真实的感动。

很多人都说,黄晓明之前不是输在了演技,而是输在了挑戏。黄晓明自己也直言,他觉得周迅、章子怡她们都特别会挑戏,而他自己却没那么好的直觉。这件事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的可能,那就是当年流行的角色人设与黄晓明本色的相悖性,而黄晓明一直作为一线明星的咖位,造成了他只能在这种与自身不符的类型里被动选择。

盘点一下国内的一线男星,数来数去怎么都能数得着黄晓明。大约在2006年出演过《神雕侠侣》之后,黄晓明就成功跻身国内一线男星的行列,而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掉过档。而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霸道总裁型的男主角一直都在霸屏,而现在流行起来的“暖男”人设,在当年只能卑微地作为男二、男三被发“好人卡”。作为一线男星,黄晓明大概也只能在霸道总裁A和霸道总裁B之间做出挑选。

《新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泡沫之夏》中的洛熙《锦绣缘华丽冒险》中的左震……这些角色都是与黄晓明内在的温良气质相悖的,就好像是让一个好学生故意装

得酷坏、豪横,当他内心没有这种霸道的东西,就只能硬凹,凹久了就跟“油腻”挂上了钩。反倒是黄晓明作为配角的表演为他赢得了掌声,电影《风声》中那个克忍狠辣的日本军官武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黄晓明表演生涯中的巅峰。

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是黄晓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凭借该片黄晓明捧得了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虽然片中的成东青最终还是成为了霸道总裁,但是前期的土鳖青年却是观众最为津津乐道的,黄晓明的另一面终于被开掘出来了。可是“傻愣”距离“温良”还有一段距离,直到最近两三年,风水轮流转,男主角的人设终于转到了“暖男”这里来,黄晓明的表演这才适销对路,有了更多施展的空间。

《琅琊榜2》中的萧平章让多年的“明教”老粉终于可以再次抬头挺胸地追星,“看到第一集的他我真的哭出来了,我的刘彻(《大汉天子》中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回来了,我的少年心回来了。”黄晓明亲自给粉丝留言回复,“抱歉让你久等了”。普通观众对于黄晓明的印象也大为改观,连连地点赞让黄晓明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看到网友不再骂我的时候,我都感动得快哭了。”

“老好人”是圈内很多人对于黄晓明的评价,他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这种性格的人积极的一面是善于合作、配合度高,而消极的一面则是不懂拒绝、原则性差。黄晓明在娱乐圈里积累了好人缘,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好人缘,有一部分是要通过帮忙接戏来维护的。“帮了太多不应该帮的,把自己给坑了”,黄晓明承认这纯属“自作自受”。

透支自己的名气,浪费自己的才华,黄晓明在40岁之后想明白,不能再继续这样消耗自己了。“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自己,观众也可以原谅你,但多了观众就不会原谅你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现在黄晓明接戏明显谨慎了许多,更加看重作品的质量。虽然《琅琊榜2》里的萧平章才20多集就下线,是个名副其实的二番;虽然《无问西东》里,黄晓明只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单元;虽然《鬓边不是海棠红》是双男主剧,而且商细蕊的角色可能更吸睛些,但是现在的黄晓明有了更大的格局,抛开了番位,观众最终记住的是角色。



回归温良本色,黄晓明成了发光体